

唐宮歷史演義

繡像仿宋完整本

廣益書局刊行



845496



唐宮歷史演義 卷四

第三十九回 寶從一拜賜合歡宴 張仁愿建築受降城

武三思正在屋子裏出神見鬼。外間羽林軍已是破門而入。由李多祚一馬當先。其餘李思冲、李承况、是把守後門。獨孤樟之沙吒忠義、是把守前門。另太子重俊又令行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、天水王福、父子倆分兵扼守宮城諸門。以防賊黨他竄。此種布置。真是釜底撈魚。甕中捉鱉。軍衆殺入。簡直見一個殺一個。見兩個殺一雙。殺到後宅。武三思仗着寶劍。還想格架遮攔。莫說無神會有神。當時若沒比干丞相來耍一套花槍。說不定三思竟從狗洞裏溜走。也未可知。現在黑天黑地。早由羽林軍一擁而上。把三思及崇訓父子倆活活捉住。由多祚押至太子馬前。太子用劍先挑出三思一顆黑心。（對照比干的赤心。具見編者用意。）然後叫左右斫去他父子倆腦袋。這真痛快人心。人心痛快。其餘嬌妻美妾及歌妓嬖童。亦休想半個活命。武宅屠戮以後。又搜索一番。李多祚等始擁護太子重俊入肅章門。直奔宮禁。壞了壞了。先是



唐宮歷史演義 第三十九回

二

時交二鼓。中宗與韋后、婉兒及安樂公主等御宴方罷。突由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踉蹌進來。報稱太子謀反。已領兵入肅章門。中宗聽報不覺驚詫失聲。登時抖顫起來。說這這這這了得。（所謂上行下效。你能兵劫其母。伊獨不能兵劫其父嗎？）還是婉兒有些主見。忙對仁景囑說。朝廷養兵千日。用兵一時。劉將軍所司何事。還不快快抵禦。竟令叛兵犯闕。壓景仁碰這老大釘子。一時痛口無言。安樂公主接口說。你去你去。趕快調兵扼守玄武門。再報知兵部宗楚客等。景仁一聲答應。飛去調兵。婉兒又獻策說。我臨玄武門樓堅固可守。請皇上皇后倆火速登樓。一來可暫避兇鋒。二來可俯宣急詔。安樂公主也以爲然。忙促御駕前去。自家與婉兒隨行。既至。會景仁以百騎至。中宗令紮玄武門下。又宮闈令楊思勳及兵部宗楚客、紀處訥、中書令李嶠、侍中楊再思、蘇瓌等亦聞信趨赴。陸陸續續。共有兵二千餘。中宗皆令駐太極殿。相與閉門固守。我有一句插話。大凡用兵貴速。幹事貴敏。手脚不齊。不能發動。彼時多祚偏重。在兜拏武三思。未免於宮禁布寬。稍有疏略。所以兵撲玄武門。落後了一個更次。是夜時交三鼓。樓上樓下。彷彿局陣對圓。偏生中宗皇帝。見着人多。也會膽壯起來。分開內侍。據樓俯視。大聲



向多祚說。朕待卿不薄。何故謀反。多祚說。三思等淫亂宮闈。陛下豈無聞見。臣等奉太子令。已誅三思父子。惟宮闈尚未肅清。其黨同三思首惡。請一并交出梟首。言畢。取過三思、崇訓父子倆血淋淋頭顱。擲上門樓。中宗是嚇得倒退。皇后婉兒瞧着白家的耕夫。如此結果。不由失聲號哭。安樂公主却不哭。三思而痛哭。崇訓三個妖嬈。眼淚鼻涕。牽着皇上御衣。非要報仇雪恨。不可。急得中宗連連躲脚。沒有法想。越沒法想。越是李多祚嚷聲如雷。指名上官婉兒勾引三思入宮。係帶皮條的牽頭第一個罪犯。非由皇上交出。經臣等處置不行。中宗是一面豎起耳朵聽着。一面睜開眼睛瞧着婉兒。但是這些話。又犯着婉兒骨病。臉上是一紅一赤。不能不跪至御前。表明實無其事。中宗對婉兒說。宮禁的事。朕豈不知。含糊得妙。婉兒復跪地哀求。換句話說。妾死不足惜。但恐叛臣先索婉兒。次索皇后。再次要及陛下了。語能到竅。極有口才。中宗說。卿休過慮。朕豈忍將卿交與叛逆。快起快起。好商量討逆方法。時楊思勗在旁進言說。李多祚挾持太子。稱兵犯闕。這等叛臣逆首。人人得而誅之。臣雖不才。願率同禁兵。出門擊賊。中宗被他一激。頗覺氣壯。因說卿願効力。尙有何言。但此去須要小心。思勗領旨。當卽下



唐宮歷史演義 第三十九回

四

樓將太極殿駐兵撥過一千。忙的頂盔貫甲。所慣用的也是一柄金背大砍刀。跨上黃驢馬。好不威風凜凜。殺氣騰騰。這裏姓楊的預備出戰。門外李多祚亦有了準備。多祚却指派成王李千里。天水王李禕。去攻右延明門。自家領着女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。及太僕少卿魏昇。攻打玄武門。我要交代一句。這魏昇便係魏元忠之子。元忠原不叫魏昇出來。偏是魏昇自抱奮勇。提着一管花槍。上前衝打頭敵。正與多祚指東畫西。猛可格炸一聲。玄武門兩扇洞開。衝出一位大將。舞着一柄金背大砍刀。來劈多祚。多祚正要舉刀迎敵。偏是小將魏昇不知利害。刷的一花槍挑去。好個思昂。用刀撇去花槍。接着補進一刀。將魏昇劈落馬下。那野呼利還不服氣。用柄鐵鎗刺來。楊思昂也是照樣開發。用刀一撇一補。又將野呼利劈落馬下。多祚見連失二將。一時氣阻。馬頭一帶部下紛紛倒退。中宗在門樓上瞧得親切。應該福至心靈。忙嚷說。叛軍聽着。汝等皆朕宿衛士。何故從多祚造反。若能立刻反正。共誅多祚。朕不但赦汝等前愆。還要厚加賞賜呢。一衆羽林軍聽到賞賜。馬上對於多祚。便倒戈相向。所有李多祚。及沙九忠義。獨孤禕之李思冲。李承况等。反被亂兵殺死。那成王李千里。天水王李禕。亦因攻右延明門不下。



被宗楚客、紀處訥揮兵殺出。也就同時傷亡。惟有太子重俊。在後督隊。眼見羽林軍衆倒戈。知道大事已去。將馬一帶。一溜烟跑出都城。這紛紛亂亂。足戰了兩個更次。太子趁着黎明出京。相隨約有百騎。只是前面太子跑着。兵部尙書宗楚客。派個果毅將軍趙思慎。在後追着。俗說。鷹起野兔。何處逃跑。太子知跑不了。行至終南山下。也就拔劍自刎。思慎下馬。割去首級。歸獻中宗。中宗毫不哀痛。將頭轉獻太廟。又祭三思、崇訓父子。一時頒制大赦。改元景龍。當加授楊思勗爲銀青光祿大夫。楊再思爲中書令。紀處訥爲侍中。追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。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。先是中宗復位。追念重潤兄妹。含冤未白。特贈重潤爲皇太子。永泰郡主爲公主。以禮改葬。稱墓爲陵。至是安樂公主亦請援先例。稱駙馬武崇訓之墓爲陵。給事中盧榮上書駁之。安樂公主恨其多事。一道墨敕。出盧榮爲陳州刺史。由此看來。一定公主與駙馬伉儷情深。有同室同穴之誓約。一定公主爲夫守節。不致另抱琵琶。那知事有不然。崇訓一死之後。公主早屬意有人。你道此人是誰。便是那默啜可汗的棄壻武延秀。（應前。）原講延秀是武承嗣的次子。到生得眉眼清秀。面皮白淨。遠通些胡語。習些胡舞。少年輕薄。很與安樂對

味起先安樂不過礙着丈夫不好同小叔如何如何。如今崇訓既死。早親親熱熱。叔嫂們攪在一起。簡直事實公開。由章后向中宗說明。由中宗把延秀召來。令他尙主。延秀好不快活。當殿敕授大常卿。兼右衛將軍。封溫國公。這溫國公延秀。入宮謁見丈母章后。章后也愛他風流貌美。早接吻抱腰。鬧得不成話說。（醜也羞也）也算是唐家門坎太低。中間兩代娶了一個武氏娼根。又撈了一個章氏婊子。甚麼宗楚客。沒法恭維。因着太子重俊亂平。表請上帝后尊號。稱中宗爲應天神龍皇帝。章氏爲順天翊聖皇后。改玄武門爲神武門。樓爲制勝樓。安樂公主忽又掀起風潮。同宗楚客等謀陷相王及太平公主。授意侍御史冉祖雍等。奏他倆與太子重俊通謀。原諱冉祖雍是三思門下走狗。三思雖死。如何脫離狗籍。忙着狗顛屁股。夥結幾個狗頭御史。上了一本。請收相王且太平公主。齊付制獄。中宗是糊裏糊塗。忙招呼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。勾當此案。還虧至忠有點人心。奉敕之後。因泣諫中宗說。陛下富有四海。不能容一弟一妹。乃令人羅織成獄。相王昔爲皇嗣。嘗在則天后前。以神器讓陛下。累日不食。這是海內所共聞的。奈何因狗才冉祖雍一言。遂滋疑竇。歷言相王反者。其頭可斬也。（痛快之



至。中宗點一點頭。只才無話。次日。宗楚客奏上一本。說是宰相魏元忠。縱子助逆。（元忠子係魏昇）明明是重俊黨羽。照律應夷三族。這件事還算中宗明白。不會准。元忠得到這個消息。趕的表請辭職。有制令以齊公致仕。楚客意猶不滿。又囑令御史中丞姚廷筠奏。元忠并援從前侯君集。房遺愛。等爲比例。中宗不得已。貶元忠渠州司馬。俗說狗咬一陣風。廷筠奏過。又是冉祖雍。又是楊再思接着彈劾。中宗接閱表文。不覺動惱起來。提起御筆。在表後批說。元忠久供驅使。有功可錄。所以朕特矜全。現在嗣命已行。豈容屢改。朝廷黜陟。應由朕出。卿等屢奏殊違朕意。（這一副手筆。真是出人意表。）再思等碰了這足實釘子。始惶恐稱謝。偏是宗楚客心猶不死。又叫給事中袁守一彈劾元忠。謂重俊位列東宮。猶加大法。元忠非勛非戚。如何獨漏法網。臣實不解。中宗經這度抗議。不得已再貶元忠爲務州尉。元忠行至涪陵。得病而終。年已七十餘歲。此話表過。單講景龍二年。宮中忽傳出一種新聞。說是韋后裙底下。生了五色祥雲。這種欺人之談。光無故實。偏由中宗令畫工繪成圖樣。召示百官。偏生侍中韋巨源。太史迦葉志忠。著爲歌詩。一唱百和。這種文字鼓吹。無非是任意鋪張。誇多鬥靡。原講唐朝以



唐宮歷史演義 第三十九回

八

詩賦取士。後來談到詩學。莫不分別個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。前講王、楊、盧、駱四才子。還算是初唐時期人才。如今宋之問、沈佺期、上官婉兒。已漸開盛唐一派。不過婉兒因專研幾句詩詞。又覺得自家才貌無雙。一個張昌宗。爲我斷送頭皮。一個武三思。又爲我丟掉腦袋。我好苦呀。春花秋月。如何遣情。峽雨巫雲。將成絕望。想了又想。忽的眉頭一縷。計上心來。他想開館修文。增設學士。不是個投機事業嗎。有了文人。有了墨客。卽有那貌比潘安。才如宋玉。美同叔寶。俏似陳思者。夾雜在內。彼能推襟。我自送抱。得個海燕雙棲。豈不勝似孤鸞獨宿麼。主張已定。常卽將此意奏知中宗。中宗初尙不許。後經韋后安樂公主慫恿。行旨。在內宮起座披香閣。召集一班詞臣。應制賦詩。這時上官昭容。是專掌文衡。韋后及安樂公主。也出來插科打諢。你用你的手段。他放他的眼光。畢竟婉兒占個先手。他與兵部侍郎崔湜。早結了露水姻緣。因有這姻緣。婉兒便請營外第。與姓崔的明去明來。安樂公主瞧着他好事成雙。出入自便。也請旨大興土木。派司農卿趙履溫。替造定昆池。池上亭臺樓閣。依山建築。妙奪天工。公主本有六姊一妹。長姊新都公主。嫁武延暉。次姊宜城公主。嫁裴巽。三姊新寧公主。先嫁王同皎。同皎以冤死。



改嫁韋濯（應前）四姊長寧公主嫁楊慎交。五姊永壽公主嫁韋熾。六姊原封永泰郡主。後改公主。卽嫁給武延基。被武后同時賜死者（應前）一妹成安公主嫁韋捷。這其中惟安樂與永泰同母。永泰死。所以安樂自詡爲嫡出。并要求作皇太女。現雖不得爲皇太女。但在京威權。除韋后外。要算安樂第一。韋后還有兩個胞妹。一封鄜國夫人。一封崇國夫人。上官婉兒的母親鄭氏。亦封沛國夫人。操總一句。這一班公主們。國夫人們。皆能別降墨敕。授給官階。有了三百串錢。便給予斜封一紙。交付中書省。那中書省不敢不依。時稱貂不足。狗尾續。功名爛賤。一文不值。景龍二年除歲。中宗大宴羣臣。那韋后安樂公主。亦出來插科打諢。安樂改扮男裝。頭戴紫金冠。身着玫瑰紫四團龍繡服。在殿巡酒。一眼瞧見御史大夫竇從一。生得猿眼鬚鬚。忙的一點頭。去與父皇咬了個耳朵。中宗一笑。當卽召過從一說。朕聞卿影偶有年。今欲爲卿作伐。賜汝佳人。願是不願。從一雖老。聽說有佳人可得。忙的跪奏說。謝主龍恩。原來從一原名懷貞。以與國丈韋懷貞同名。故舍名用號。今年六十開外。亢陽已久。忽續鸞膠。金殿賜婚。雙雙度歲。這種快活。是從那裏說起。謝恩甫畢。當由御屏後轉過一對宮燈。便有兩個宮娥。笑嘻嘻

嘻簇擁着一位新婦。鳳冠霞帔。紅蟒衫裙。頭上蒙着紅綢。還扭扭捏捏的款步。與從一並立一起。從一亦十拏九穩。是個美貌嬌娘。趕着交拜行禮。謝恩謝媒。和合飲酒。贊禮都畢。皇上忽喚快揭紅巾。……當由宮娥揭去紅巾。惹得金殿上皇帝皇娘文武百官。無不哄堂大笑。原來這位新婦。也是一副猿臉。面如蕎麥麵燒餅。還疊着無數縐紋。須得裁縫司務的熨斗。熨貼熨貼方好。年紀也在六十開外。頭髮全白。問起他個來歷。却是韋后當年的乳媪。隨着入宮。今由安樂起個念頭。乃中宗竟以君戲臣。演出這場笑話。生米既成熟飯。只好由資從一領着回家。新年易過。轉眼上元燈節。中宗忽發奇想。又在大內裏開起市場。最新式的平民化。那知從唐宮做起。天子便衣。皇娘喬扮。不消講得。那安樂公主也化裝做幅巾少年。當時又新發明一種拔河戲。其法。命宮女等各備錦繩巨竹。以竹繫繩。往至河沿。擲竹水中。牽繩腕上。將竹拽起。一拽一擲。再擲再拽。以速為能。但宮女沒有甚麼氣力。全仗人多黨衆。同拽巨竹。方能勝任。因此分隊為戲。每隊約數十人。彼此互賽。都弄得淋頭洗面。紅粉溶溶。中宗帶領宮眷。登神武門（卽玄武門）。看他們拔河。以遲速為賞罰。宮女們越想鬥勝。越覺用力。要得跌跌滾滾。爬做一堆。



皇帝伯伯引爲笑樂。此是一事。又有一種迴波舞。此種跳舞。是一班教坊樂妓爲之。穿起舞衣。曳起舞裙。翩若驚鴻。矯若游龍。那是與拔河戲不可同日而語的一種。是沒規則的遊戲。一種是有姿勢的遊戲。因其有迴波舞。又由那沈佺期。唱出迴波詞來。

迴波爾如佺期。流向嶺外生歸。身名幸蒙商錄。袍笏未列牙緋。

這種詞。何曾關合跳舞。不過姓沈的涎着厚臉。要求朝廷擢用。原來佺期以與二張同黨。被人告發。流在驢州。後因遇赦放回。又由女老師昭容開館。招致文士。將伊用爲起居郎。這起居郎不能着牙笏緋袍。所以趁這熱鬧場中。唱個迴波詞。偏生四句胡謔。竟發生效力。中宗常賜緋賜笏。賞還他考功郎的原官。佺期自然是叩首謝恩。誰知佺期謝恩才畢。忽有優人臧奉。又唱起一首迴波詞來。他說。

迴波爾如栲栳。怕婆却也大好。外面只有裴談。內面無過李老。

這四句科諢。引得皇帝皇娘。宮妃公主。文武百官。哄堂大笑。你道裴談何人。便是一位御史大夫。著名怕老婆的。這裴先生却有幾句趣語。常談妻房有三可怕。少時如活菩薩。一可怕。兒女



唐宮歷史演義 第三十九回

一二

滿前如九子魔星。二可怕。及妻年漸老。薄施脂粉。或青或赤。狀如鳩槃茶。三可怕。聽講這妻談怕那老婆。實在怕得厲害。請問李老。又是何人。豈敢不敢。便是中宗皇帝。呀呀呀。這小小優伶。竟敢擎皇帝伯伯。咂味。豈不是膽從屁眼扇掉嗎。要曉得韋后在前。李老不敢作威。一場笑過。韋后竟把威奉喊來。賞給絹匹百端。你道怪是不怪。燈節過去。皇帝伯伯也幹點正經。發出一批墨敕。當授韋巨源、楊再思爲左右僕射。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宗楚客爲中書令。蕭至忠爲侍中。韋嗣立同三品。崔湜、趙彥昭、同平章事。這一大批人物。惟有蕭至忠稍稍持正。其餘都是些奴顏婢膝。狗黨狐羣。不知那皇帝伯伯從何處找來。墨敕甫下。當惱怒了一位監察御史崔琬。提起參案。第一揭參新中書令宗楚客。第二揭參原侍中紀處訥。證實這兩人私通外國。構成邊患。非斬二臣之頭。不足以謝天下。（霹靂一聲。使人耳聾。）我要問一句。這宗楚客、紀處訥私通外國。是不是受了賄賂。構成邊患。是不是動了干戈。諸位莫忙。凡事必從根由敍起。那邊外突厥。不是分着東西兩部麼。兩部的國史。均是若斷若續。談到東部。（是賓。）前書敍出個阿史那默啜可汗。那默啜不是與唐聯爲婚姻嗎。後來又婚姻仇讎。無端拘殺唐使臧守言。兵



犯沙磧。由唐廷特派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。出爲朔方道大總管。這仁愿係下邳人。有文武全才。由他出關以後。却能步步爲營。節節進取。他又用薛仁貴之子薛訥爲前路先鋒。這時薛訥年已五旬。甚麼小輩薛猛、薛勇、薛剛、薛強。雖屬不見經傳。大概都是有的。俗說人名樹影。在昔薛仁貴征東征西。威名蓋世。如今兒子薛訥。亦喜着白袍。喜用弓箭。及至沙靈。遇着胡騎。也能一箭一個。射倒多人。默啜一嚇。也就從此退兵。但默啜退兵。係屈此伸彼。因戰唐不過。伊又侵略西邊。講到西部突厥。(是主)亦係斷斷續續。這時由別部突騎施起兵。碎葉川。其酋長叫做烏質勒。記得在神龍初年。由中宗封彼爲懷德郡王。未幾郡王烏質勒病死。子沙葛嗣立。沙葛也係野心勃勃。不肯示弱東隣。以致東隣默啜與西隣沙葛。必欲戰個高低。俗說鷸蚌相爭。漁人得利。大唐張仁愿趁彼雙方鏖戰。趕着又派先鋒薛訥。帶領三千精騎。殺過陰山。襲取拂雲祠。這祠在陰山山頂。據講胡人出兵。必入祠祭其始祖。他個始祖。乃是老狼。各種說部。稱番會爲狼主。番邦出征。必用狼頭大纛。狼在彼處。要算得尊無二上。今日唐軍得過拂雲祠。當由仁愿相度地勢。即在祠基建築一座堅城。名叫中受降城。距東二百里。又築東受降城。距西二



唐宮歷史演義 第三十九回

一四

百里。又築西受降城。只這三城一築。把個默啜可汗。抵禦着不得南來。我且表過不提。單提西突厥。因東隣不時侵犯。他個內部。不幸又起了裂痕。因這裂痕。與中朝宗楚客。紀處訥。却發生了大大關係。若要補敘清楚。原講突騎施的酋長是沙葛。而反對沙葛的。又出了個門啜忠節。以名義論。沙葛是君。門啜忠節是臣。君臣間用起武來。自然臣曲而君直。依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的計畫。是要解除門啜忠節的武裝。令其束身歸唐。大小賞給個官秩。這是處分妥當的。誰知朝臣一宗一紀。偏偏要耍個花槍。丟掉元振的條陳。却另薦右威將軍周以悌。爲安西經略使。使招撫門啜忠節。這以悌是兵略不知。韜鈴不懂。只是做了走狗的走狗。也就大模大樣。便宜行事。一到邊境。播仙城。剛剛遇着忠節。屬其不必入朝。并問汝欲如何。我便助你如何。現在宗楚客。紀處訥。在朝的威勢。誰不知曉。得他倆朝中助力。怕不打倒沙葛。替汝建設個新造國家嗎。忠節聞言。喜出望外。忙着黃的金子。白的銀子。滾圓的珍珠。整塊的寶玉。成箱成篋的送交。以悌。以悌滿拍胸脯。一面替忠節運動楚客處訥。由兩個狗才。又薦用將軍牛師獎。做了安西副都護。一面又由朝廷遣御史中丞馮嘉賓。大發安西兵馬。以爲後路接應。這般大起



大落。無非一班狗頭。爲着金錢賣力。偏生以悌的動作。都被沙葛個部將沙臘探知。由沙臘走告沙葛。君臣倆計議計議。當以精兵三千。設伏在計舒河口。無巧不巧。一位御史中丞馮嘉賓。同着門嘜忠節。取路過河。人衆尙未渡盡。突然伏兵齊起。由沙臘先刀砍了馮嘉賓。忠節方提槍相迎。早被精騎包圍。活捉過去。好個沙葛。因捉住忠節。又出其不意。大發兵馬。撲攻安西。一陣嘜殺。把牛帥獎殺得大敗虧輸。不知下落。沙葛攻破安西。居然遣使上道表文。將周以悌如何甘做楚客。處訥爪牙。楚客處訥如何貪婪受賄。妄動干戈。現在惟有索二朝臣之頭。以靖邊患。一面復遣書郭元振。言明與唐無嫌。只仇門嘜。彼一宗一紀。係助門嘜。與我爲難。且得賊累累。非刑誅不足以昭炯戒。元振得書。也就據實轉奏。那知奸人弄權。黑暗可怕。不但元振的專疏不能到達。便連沙葛的表章。亦被楚客處訥兩人扣住。這真叫做神手通天。還有一句報告。楚客且在御前誣奏元振。蓄有異志。請立召來京。其金山道行軍總管一職。可由周以悌代任。這稱偷樑換柱。一手遮天的把戲。瞧了要令人作嘔。好個元振。記得他繡幕牽絲。乘龍相府。應前。如今兒子郭鴻。已長大成。人隨侍戎幕。元振又具封密疏。并另函監察御史崔琬。在御



唐宮歷史演義 第三十九回

一六

前維持一切。（一筆兜轉）一邊郭鴻投遞密疏。一邊崔琬出班奏劾。向例大臣被劾。須趨出朝堂。靜立待罪。乃楚客處訥。并不遵例。雙雙的忿然作色。齊稱崔琬誣告。中宗笑說。崔琬是否。誣告。暫擱一邊。那郭元振的陳請。難道是件件鳥有事。事子虛嗎。現在安西失守。可是真的。馮嘉賓一去無蹤。牛師獎不知下落。可又是真的。周以悌是不是收受賄賂。構起干戈。是又一問題。如今解決西事。朕是仍留郭元振鎮守安西不動。流周以悌至白州。赦沙葛罪。冊封欽化可汗。賜名守忠。餘再酌奪辦理。

惡惡不去。善善不用。推測事理。有時而中。

【評】太子重俊。立誅三思崇訓。可謂能除元惡。能討大慝。爲春秋所特許也。萬一誅及上官婉兒。誅及韋氏。取中宗之位而代之。則董狐亦不能引以爲非。蓋三思韋氏上官婉兒。則皆穢德腥聞。爲士夫所不齒。重俊誅之當也。李多祚助重俊誅之。尤其有功而無罪也。武韋同一牝雞司晨。吾謂韋之罪尤浮於武。閱書至此。甚惜重俊之不能成功。而女禍猶方興未艾也。